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丁謂之姦

眞宗天禧三年六月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準與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謂誠才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終不以爲然謂旣因準稱譽漸致通顯雖同列

而事準最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仇隙

四年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

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爲太子太傅 七月丙寅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

者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卽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

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 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使壬寅貶寇準爲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眾叛未幾眾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

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
準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
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察
朱能姦謫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
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
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
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
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下侍
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
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

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畱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耳願復畱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旣而謂復畱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於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

揖謂旣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
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
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
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
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
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
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
之后深納焉 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
利用兼少保

陳邦瞻曰當國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

下之所謂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夫轉戶者係樞
智者於安危之際亦能得其樞而轉之耳方宋眞
宗之寢疾也事皆決於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
以奸邪亂政錢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
宋事去矣當時寇準李迪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
與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
策而濟已非善處人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
此策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死太子得
不廢者特天幸也夫當時不難逐謂而難於安后
之心后心不安則呂武之事且復見奸人之欲爲

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改姓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爲邪謀也哉蓋自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深動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爲智也萊公號爲能斷大事然於此不如沂公遠矣

五年十一月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時謂威權日盛朝臣多附之起居注李垂獨不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視若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封丁謂爲晉國公馮拯爲魏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

甲辰帝不豫增劇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 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樞

前卽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

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
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
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卽
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
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
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
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人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
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
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
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

謂權傾中外眾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庚申命丁謂爲山陵使 四月戊辰貶寇準爲雷州司

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
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己遂誣
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眾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
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
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
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沈劇
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
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

二人死遣中使齎勅詣準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
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眾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
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
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
罷丁謂欲邀蔡齊附己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
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脇得罪非吾懼也
遂拒不往 己酉命參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 六月
庚申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爲都監
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
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有水耳允恭曰上

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
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
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
卽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
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
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
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
石相半繼之以水眾議曰諠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
奏請待命丁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
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旣而咸請

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
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
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
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少解
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
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
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
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
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
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